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演绎卷

北史演义

上

原著 (清) 杜纲
缩编 李淑捷

山东文艺出版社

6

李53B-7

445
D6

北史演义

(上)

原著 (清)杜 纲

缩编 李志斌

山东文艺出版社

•

策 划 禅苑工作室
主 编 李淑捷
副主编 博 夫 马嫦娥
编 委 (排名不分先后)
博 夫 李淑捷 李 琦 杨 光
梁乃茹 马嫦娥 铁 周 李志斌
吴献良 张亚琴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演绎卷

北史演义

原著 (清) 杜 纲 缩编 李志斌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650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29—1342—2

I·1180 定价:38.00 元(全十册)

目 录

- 第 一 回 魏宣武正宫乏嗣
胡仙真夤缘得子 (1)
- 第 二 回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 (4)
- 第 三 回 诸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怵上蒸 (9)
- 第 四 回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 (11)
- 第 五 回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 (15)
- 第 六 回 结豪杰六浑挥财
迫危亡牛山避寇 (19)
- 第 七 回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 (22)
- 第 八 回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 (26)
- 第 九 回 脱险境英雄得路
庇幸臣公主成男 (31)

- 第十回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 (36)
- 第十一回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群逆 (40)
- 第十二回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 (44)
- 第十三回 战丹谷阵亡伯凤
渡黄河攻破洛阳 (50)
- 第十四回 救帝驾逢敌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 (53)
- 第十五回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56)
- 第十六回 立广陵建明让位
假遣军六镇愿反 (60)
- 第十七回 立新君誓图拔乱
遇旧后私逼成婚 (66)
- 第十八回 运神谋进兵元旦
追穷寇逼死深山 (73)
- 第十九回 宇文泰获配良缘
王思政结好关西 (76)
- 第二十回 侯莫变心害贺拔
宇文兴师灭陈悦 (79)
- 第二十一回 高渤海兵临京洛
魏孝武出奔长安 (86)

第二十二回	高世子婚配琼姝 宇文泰缢死明月	(91)
第二十三回	黑獭忍心甘弑主 高澄辅政劾权贵	(94)
第二十四回	潼关道世宁捐躯 渭曲西东邲亡师	(99)
第二十五回	奔河阳放曹殒命 败黑獭侯景立功	(103)
第二十六回	归西京一朝平乱 惧东邲三将归元	(105)
第二十七回	私静仪高澄囚北 逼琼仙仲密投西	(108)
第二十八回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	(112)
第二十九回	高王执法除叛逆 胜明誓愿嫁英雄	(117)
第三十回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	(120)
第三十一回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溺水不流	(125)
第三十二回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	(128)
第三十三回	移魏祚新主登基 折帅旗宇文托后	(132)

第三十四回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	(138)
第三十五回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	(146)
第三十六回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	(149)
第三十七回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珽天诛亟行	(152)
第三十八回	和士开秽乱春宫 武成后私幸沙门	(156)
第三十九回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	(163)
第四十回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	(167)
第四十一回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	(171)
第四十二回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	(174)
第四十三回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	(178)
第四十四回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	(182)

第一回

魏宣武正宮乏嗣 胡仙真黃緣得子

粵自炎漢之末，天下三分：曹操夸有中原，孫權雄據江東，先主偏安西蜀，鼎峙者數十年。司馬氏興，篡魏、滅蜀、吞吳，四海一統。晉武帝崩，惠帝繼立，庸懦昏愚，賈后亂政，諸王尋干戈，遂成五胡之亂。劉淵稱漢，李特號蜀。劉曜繼漢而稱前趙，石勒滅曜而稱後趙。前秦則苻氏，後秦則姚氏，西秦則乞伏國仁。燕則前有慕容皝，後有慕容垂，西為慕容冲，南為慕容德。其後馮跋據昌黎，又稱北燕。涼亦分四：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李暠，北涼沮渠蒙遜。而赫連勃勃據朔方，國號大夏。晉之子孫在北者屠滅殆盡。唯琅琊王睿系宣帝曾孫，相傳其母夏侯妃通小吏牛金而生。當日見中原大亂，遂同西陽王柔等渡江南來，眾遂奉之為君。延西晉之統，而棄中州于不問，一任五胡去掠，互相吞噬。于時拓跋珪興于代北，改代稱魏。乘燕慕容氏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國日以大。晉安帝隆安二年即帝位，建都平城，是為道武皇帝。道武殂，明元帝立。明元殂，太子肅立，是為太武帝。其時諸邦皆滅，唯北涼、北燕、夏三国尚存。太武悉平之，除却東南半壁，中土皆為魏有。太武殂，延及文成、獻文，國家無事。孝文即位，寬仁慈愛，精勤庶務，以平城地寒，遷都洛陽，改稱元氏。性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百姓皆安，天下大治，魏世稱為極盛。

話說魏自孝文帝崩，太子恪立，是為宣武帝。魏自孝文以來，崇尚佛教，大兴寺院，王侯貴冑女子有入道修行者。武安伯胡國珍之

妹在胡统寺为尼，号曰静华真净禅师，以家门贵显住持山门。国珍夫人皇甫氏久无生育，于太和十三载忽然怀孕，生下一女，红光紫气照耀一室，国珍奇之。有卜人赵胡者，密令卜之。赵云：“此女大贵，异日当为天下母。但恐不获善终。”国珍大喜，名之曰仙真。此即武灵胡太后也。后夫人又生一女，名曰琼真。夫人早卒，二女皆幼。净师哀其无母，携仙真入寺抚养。仙真渐长，性质聪明，妙通文墨，圣经佛典一览便晓，容色更极美丽。净修初欲收之为徒，恐其不了。年十六，送归国珍。

时帝以皇嗣不生，引僧道于朔望日在式乾殿广修善事，召集诸王、驸马、宰辅大臣，讲求佛典。又斋僧众于广阳门以求太子。后亦延召女僧，于后宫诵佛求福。国珍妹净师亦入讲经。于后见其精通佛典，甚加敬重。每入宫辄二三月不出，朝夕谈论，情意投合。一日，后语净师曰：“师在外见有良家女子才色兼备者乎？”净师道：“有。”后问：“谁家之女？”净师道：“尼兄国珍之女。年十七，名仙真，才貌德性，世无其偶。”后曰：“汝能引来一见乎？”净师道：“娘娘欲见此女，尼即带他来见。但宫禁深严，出入恐于未便。”后曰：“汝奉我命，有何干碍？”净师应诺而去。次日五更起身，遂同净师入宫。宫门上见是净师，往来惯熟，便即放入。净师先至后前奏知，然后带领仙真跪在金阶，行朝拜之礼，口呼娘娘千岁。于后便命平身，召上赐坐。细看仙真，态度端凝，容颜美丽。启口之间，不但声音清楚，亦且应对如流，心中大喜。仙真初入大内，不敢久留，便即告退。后以明珠一粒赐之。仙真拜谢。内侍送出宫门，自有家人迎接回府。净师亦欲辞出，于后道：“师且莫归，我尚有话与你说。”净师只得住下，启问有何旨意。于后道：“我因皇嗣未生，欲采良家之女，以充嫔御。今见汝兄之女才貌若此，正堪作嫔王家。我当奏知官家，纳之后宫。汝意以为可否？”净师道：“此女蒙娘娘不弃，便是莫大之恩了。但臣兄素爱此女，臣尼不能作主，须与臣兄言之。”于后道：“汝兄胡国珍亦朝廷大臣，自当待其心肯，方可相召。卿今速回，与尔兄言之。”净师奉了于后之命，即到国珍家来。斯时仙真方归，正在堂中告诉于后

相待之厚。忽报净师至，父女接见，两下坐定。净师道：“方才正宫有命，以嫔嫗未备，欲选淑女，甚爱仙真德性温柔，仪容俊雅，欲奏知天子，纳于后宫。特命我来作合，未识兄意允否？”国珍道：“后虽宽仁，而高妃正当宠幸。我女入宫，恐终见弃，是误他终身了，窃以为不可。”净师道：“兄不忆卜者言乎？进宫以后若生太子，贵不可言矣。”因回顾仙真道：“汝意云何？”仙真道：“身为女子，恨不能置身通显，光耀门闾。入宫倘有遭际，亦可荣及父母，此儿之愿也。”国珍见女已允，不好推辞。净师入宫复命。

明日，即有天使聘召，国珍只得送女进宫。帝见仙真容颜不群，因即拜为充华。后见之，愈加欢喜，拨给宫女十二名，赐居紫华宫。充华自念帝眷若此，朝夕便得承幸。那知在宫数月，不得见帝一面。于后不悦曰：“帝若无情此女，吾误之矣。”一日，充华来朝，后命之曰：“今日圣驾必来吾所，吾邀帝同至汝宫。汝速回去，设宴以候。”充华领命。未几，帝与后果至，充华接驾。帝赐坐于旁，后谓充华曰：“今日驾来，汝不可不作主人。”充华设宴上来，帝与后上坐，身自陪饮。也是充华福至心灵，顾问之际，语语合意，帝大悦。后曰：“闻汝善箫，试吹一曲佐酒。”充华承命，便取出玉箫吹弄。果然声情婉转，余韵绕梁。帝心益喜，留连至晚，不觉沉醉。后命宫女扶帝入寝，谓充华曰：“今夕承恩，小心侍驾。”言毕起身而去。是夜，充华方沾雨露。至次日，帝始知在充华宫中，追思昨日之事，笑曰：“后真世间贤妇也。”自此充华常得恩幸。

再说胡充华入宫已及三载，时值八月中秋，嫔妃世妇皆往正宫朝贺。朝罢，众妃先散，充华独后。时月光皎洁，碧空如洗。充华贪看月色，缓缓而归。行至一所，内有高亭画阁，隐隐闻女子笑声。命宫人入视，出云诸夫人在亭上焚香拜祝。充华上亭与诸妃相见，曰：“贤姊妹们在此焚香祝天，肯带携小妹一祝否？”众妃笑曰：“此是帝意，命我等拜祝上苍，以广皇嗣。你来得正好，莫负皇意。”充华遂跪下祝曰：“愿得生子为太子，身虽死无憾。”以后帝数临幸，充华果怀六甲。永平七月初四日夜，遂生肃宗孝明皇帝，名元诩。生时红光

满室，异香透鼻。帝大喜，步入视之曰：“此真后代帝主也。”严斥宫人乳保，小心保护，养之别宫。自王后以下嫔妃人等，不得私入看视，即充华亦不许见面。册充华为贵嫔。未几，太子年四岁，遂立元诩为太子，大赦天下，改旧制，赦胡妃。

一日帝忽不豫，病未数月，崩于式乾殿，年三十三岁。遗诏立太子，高阳、清河二王、太师高肇辅政，乃延昌四年正月初六日也。当夜清河、高阳二王乃引太子登显阳殿。崔光摄太尉而进冠袍，侍中元昭跪上玺绶，奉太子升御座即帝位。谥帝曰宣武。诸王及大小臣寮，皆北面称赞。山呼已毕，天子离下龙庭，换了孝服，至灵所举哀。诸臣陪哭。五更钟响，满朝文武齐到，知天子已崩，新君登位，皆先朝拜新君，后行丧礼。诸王群臣遂各上表，尊胡妃为太后，居崇训宫。天子率百官朝贺。

第 二 回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

却说当时群臣忧天子年幼，耳目易蔽，以太后有才识，咸请太后临朝听政。后大喜，遂升前殿，朝见百官。封其父母亲族，赏赐巨万。太后天性聪明，多才智，亲览万机，手披笔断，事皆中理。一日，坐崇训宫，诸王大臣皆侍。问及时政得失，曰：“有不便者，诸卿当一一言之，毋有所隐。”任城、清河二王奏道：“娘娘听政以来，事无不当，万民悦服。唯领军于忠内托大功，招权纳贿，恐伤圣化。”时于忠亦在殿，跪伏求辨，后即命退，出为山东冀州刺史。又高阳王曾遭于忠倾轧失位，乃诏高阳复位供职，曰：“于忠谗汝，今无妨也。”满朝文武，无不钦服。先是太后幼时，有术者言其极贵，但不获善终。今富贵已极，前言已验。每以后言为疑，欲大修佛事以禳之。魏

自宣武奉佛，庙寺遍于都中。太后临朝，倍崇佛法。造永宁寺，建九级浮图。殿如大殿，门似端门。铸金像一尊，长一丈六尺，又如人长者十尊。珠像三尊，长一丈二尺。僧房千间，饰以金玉，光耀夺目。浮图高九十丈。超度僧尼十万余人。自佛法入中国，未有如此之盛。工费浩繁，国用日虚。于是百官停俸，军士减粮，以助佛事。廷臣贪污，纪纲渐坏，不及初政清明矣。

单说当初晋代有一玄菟太守，姓高名阴，本勃海蓟城人。阴子名庆，因晋乱投于慕容燕氏。庆生寿，寿生湖，皆仕于燕。及魏灭燕，湖降魏，为右将军。湖有四子，皆仕于朝。湖卒，次子高谧官为治书御史，坐事落职，黜为怀朔镇戍卒。谧至怀朔，定居于白道村，有三子。长曰优，年十八岁，娶妻山氏。次曰树，娶妻韩氏。幼曰徽，年七岁。一日，谧谓长子曰：“今国法严重，我虽迁谪于此，然罪臣之家，恐终不免于祸。今付汝金，以贩马为名，领妇出雁门居住。数年之后，或遇大赦，乃可归家也。”优依父命，携其妻子以去。谧自长子去后，居常忽忽不乐。又初至北地，水土不服，三年遂以病卒。树丧父后，浮荡过日，家业渐废。其弟徽，志度雄伟，及长，见家道飘零，不欲婚娶。游东定城，以才艺自给，或一二年不归。树有女云莲，年十四，有容色。一日，同侍女游于后园。园有荷亭，可以外望。云莲倚窗而立，见一翩翩年少坐马而来，忙即避进，已被少年看见。你道少年何人？姓尉名景，字士真，恒州人氏。其父名尉长者，积祖富厚。景年十八，未娶，性不喜读书，工骑射。其时射猎于白道村南，经过高氏之园，见女子甚有容色，心甚慕之。差人察听，云系高侍御家，侍御已故，此女乃其次子高树所生。景回家告知父母，遣媒求娶为妇，树许之，云莲遂归尉氏。以后高树家道日衰，只得将田园产业变卖存活。村中皆笑其无能，而屋上常有赤光紫气腾绕其上。一夜，村中见其家内火光烛天，疑为失火，共往救之，而树妻韩氏房中产下一子，众以为异。树乃大喜，因名之曰欢，字贺六浑。北齐高祖献武帝也。欢生二月，母韩氏病卒。其姊云莲哀其幼而失恃，禀父携归养之。树自妻子亡后，益觉无聊。后乃续娶怀朔镇民赵文干之妹

为室。赵氏勤于作家，得免冻馁。后生一女，名云姬。

且说贺六浑依身尉家，日渐长大。魁伟有度，容貌端严，眉目如画。居常食不立进，言不妄发。尉景夫妇爱之如子。七岁教之从学，十岁教以武艺。膂力过人，精通骑射，遂习卑之俗。年十五，云莲欲为聘妇。有与六浑同学者名韩轨，其妹曰俊英，甚有颜色。云莲遣媒求之，韩母谓媒曰：“吾闻高郎贫甚，依尉家存活。其父浮废家，其子亦必不能成器。吾女岂可嫁之！”韩轨私向母道：“母言差矣。吾观朔州富家子弟，皆不及贺六浑。此子必有食禄之日，奈何弃之！”母竟不许。媒至尉家，以韩母谢绝之言告知云莲。云莲怒道：“如何轻量吾弟若此！”遂以告欢。欢亦怒道：“大丈夫何患无妻，姊勿以为忧也。但吾在此被人轻薄，今欲别姊归家，图一出头日子。”云莲闻其要归，不觉流泪。时尉景已为怀朔镇队主，到家见妻子有泪容，问知其故，曰：“汝妇人不识道理。男儿生天地间，当杀贼立功，以取富贵，奈何区区求小利乎！”言罢，以弓箭宝剑赠之。六浑再拜而受。遂亲送六浑归家。树见之大喜，谓士真曰：“累汝多矣。”置酒相待而别。赵氏见之亦喜，爱如己出。一日，高徽从京师回，见六浑气度轩昂，大喜。相聚数月，恩义甚厚。闻朝廷以武选取人，徽欲与侄俱往。六浑以父年五十，又官司徵流人甚急，不敢行。徽乃独往，其年中武举，授职羽林统骑。树闻报，合家欢喜。六浑自此游猎为生，益习骑射。

再说代郡平城本系魏之旧都，朝廷宫阙、王侯贵戚之家皆在其内。时山蛮反乱，云、朔二州常被攻掠。朔州官吏悉发流人当军，以卫平城。六浑年纪二十，代父往平城应役。先是平城有富户娄提，家财百万，僮仆千余，性慷慨，好周急人，士大夫多称之，太武皇帝时以功封真定侯。长子袭爵，次子随驾洛阳。幼子曰内干，亦得武职。别居于白道村南，雕梁画栋，花木园亭，拟于公侯。正室奚氏生女曰惠君，归段荣为妻。继娶杨氏生女曰昭君，男曰娄昭。又妾王氏生男名娄显，妾李氏生女曰爱君。昭君相貌端严，幼有异识，内干夫妇尤爱之。一日，欲探其兄真定侯，挈其眷属到平城来，僮仆车马

无数。正值蛮寇作乱，镇将段长把守门禁甚严。内干至，日已晚，不得入。真定侯闻知，亲自上城与镇将说了，遂开关放入。内干与夫人子女只得一齐登城，与真定侯、镇将相见。因车骑尚未尽入，故在城上少坐。斯时六浑当军，执刀侍立镇将之侧。昭君顾见，不觉吃惊，自忖道：“此子身若山立，眼如曙星，鼻直口方，头上隐隐有白光笼罩，乃大贵之相。奴若嫁了此人，不枉为女一世。”然身为女子，怎好问其名姓。少顷定侯起身，内干眷属一同归府。当夜设宴款待。定侯见昭君容貌超群，谓内干曰：“侄女容貌若此，须择佳婿，非王侯贵戚、富家子弟，不可轻许。”昭君此时正欲识英雄于贫贱之中，闻之默然不悦。款留数日，内干一家复归白道村。

昭君回来，一心常念执刀军士，苦无踪迹可访，怅望之怀，时形颜面。后有来议亲者，内干欲成，则昭君忧闷不食。父母知其不愿，置之。如此数次，莫测其意。侍婢兰春，性伶俐，见昭君愁怀不放，私语昭君道：“小姐有何心事，郁郁若此？今日无人在此，何不对小婢一说，以分主忧。”昭君见问，叹口气道：“我岂不知女子终身不可自主。但所归非人，一生埋没，故誓嫁一豪杰士，方称吾怀。前到平城，汝不见一执刀军士乎！此真今之豪杰也。吾欲以身归之，但未识其姓名居止，故心常不乐。汝能为吾访其下落，便可分吾忧矣。”兰春笑道：“小婢亦曾见之。若果姻缘，自然访得着，小姐何必忧心。”一日，偶至外厢，听见众人纷纷说道：“蛮寇平了，守城军士都已回家。”兰春道：“此处亦有当军的么？”众人道：“怎么没有？西邻高树之子贺六浑才去当军而回。”兰春暗想道：“小姐看中者莫非就是此人？我去一看便知。”遂悄悄走至高家。赵氏见之，便问：“小娘子何来？”兰春道：“吾是娄家使女。闻你家大官人解役而回，来问蛮寇平定消息。”六浑正在房中走出，兰春一见，果是此人。观其相貌不凡，假问数语便辞而去。其妹云姬送出。兰春曰：“你兄有嫂否？”曰：“未娶。”问：“年几何？”曰：“二十岁。”兰春回来，忙报于昭君道：“那人吾已访着，乃是西邻之子，姓高名欢，又名贺六浑。相貌果然不凡，但家贫如洗，恐不便与小姐为偶。”昭君闻之，喜曰：“吾事济

矣。”乃命兰春通意六浑，教他央媒求娶。

欢得书，语其继母赵氏道：“娄氏女其拳拳于儿若此，儿欲遣媒一求，以遂其意。望母为父言之。”赵氏告于高树，树曰：“求之何益，徒为旁人汕笑。”赵氏道：“求之不许，则非吾家无情，可以绝之矣。”树以为然。有善说媒者王妈，赵氏邀至家，央其作伐。王妈便往娄家来。当日，内干夫妇正在西厅商议昭君婚事。门公引王妈来见，内干便命他坐了，问道：“你今到此，莫非为吾家小姐说亲么？”王妈道：“正是。”内干问：“那一家仕宦？”王妈一时惶恐，欲说不止。内干道：“凡属亲事，求不求由他，允不允由我，何妨直说。”王妈道：“既如此，老身斗胆说了。这一家乃西邻高御史之孙，二官人高树之子，名欢字贺六浑，年十二一岁。闻说府上招婿只要人才，贫富不计，再三央我来说，求娶昭君小姐为妇。未知相公、院君意下若何？”内干大怒道：“你岂因吾择婿艰难来奚落我么？我家小姐深闺秀质何至下嫁穷军！”言毕，拂衣走开。杨氏亦埋怨王妈道：“汝在吾家往来有年，何出言不伦若此。以后这等亲事，切莫来说。”王妈只得告退，回覆高家：“不唯不允，反触其怒。”

再说内干走至后堂，向昭君道：“西邻高家，贫穷若此，今日央媒求婚，你道好笑不好笑？吾故叱而绝之。都是你不肯就婚，今日致受此辱。以后切勿逆我之命。”昭君不语。内干微窥女意，见他说起高家，绝不嗔怪，说及回绝来人，反有不悦之色，心下大疑，出谓其妻曰：“吾想高氏与我家门第相悬，何敢贸然求亲。且传言吾家不论贫富，专取人才，此言从何而来？莫非女儿别有隐情，有甚传消息之事么？诸婢中兰春是他心腹，须唤来细问。”便即唤出兰春，喝令跪下，问道：“高家敢来求亲，莫非你这贱人有甚隐情在内么？如不直说，活活打死！”兰春因述小姐前往平城，看见六浑，观其相貌不凡，后必大贵，故欲以身嫁之，遣我传信于他速来求婚。内干大怒，同杨氏走入昭君房来。兰春带哭也随进来。昭君见了，不觉失色。内干怒问道：“你干得好事！我且问你，高氏子有何好处，你欲嫁他？”昭君暗想，此事已露，料难瞒隐，不如直告父母，或肯回心从

我，便跪下道：“儿素守闺训，焉敢越礼而行。但有衷请欲达，望爹娘恕儿之罪，遂儿之愿。儿虽女子，志在显扬。常恐所配非人，下与草木同腐。思得嫁一豪杰之主，建功立业，名垂后代，儿身不至泯没。前见高氏子，实一未发达的英雄。现在蛟龙失水，他日勋名莫及，若嫁此人，终身有托。故舍经从权，遣婢通信。实出女儿之意，非干兰春之事。”内干听了，大喝道：“胡说！”杨氏道：“女子在家从父，劝你莫生妄想。今日恕你一次，后勿复然。”说罢，夫妇含怒而去。

第三回

谐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悻上蒸

话说内干因昭君欲嫁六浑，屡次劝之，执意不改，杨氏又痛惜女儿，恐其忧郁成疾，因想女儿家最贪财宝，不若以利动之。商议已定。其时正值春光明媚，天气融和。夫妇同在那西厅，摆列长几数只，几上多设金银珠翠、首饰异宝、绫罗锦绣、珍奇玩器等物，英英夺目，闪闪耀人。乃召昭君出厅，谓之曰：“汝肯从亲择配，当以此相赠。”昭君目不一视。又谓之曰：“汝若不从父命，欲归高氏，当一物不与，子身而往，汝心愿否？”昭君点头曰：“愿。”内干大怒道：“既如此，由你去。但日后莫怨父母无情。”昭君不语归房。内干将金宝一齐收起，便唤前日王妈到来，教他通知高家，聘物一些不要，竟来迎娶便了。王妈欣然来至高家，先在高树夫妇前称喜，备说内干之言，亲事不劳而成。夫妇大喜，即择了聘娶日子，打点娶媳。六浑悉听父母主张。昭君临行，内干不与分毫，只有兰春随往，当日成亲。两人相见，分明是一对豪杰聚首，要觉情投意合。昭君入门后，亲操井臼，克遵妇道，不以富贵骄人，见者无不称其贤孝。

再说胡太后临朝以来，乾纲独揽，臣工无不畏服，尊荣已极，志

气渐盈。以天子年幼，摄行祭礼，改令为敕，令群臣称陛下。又魏自太武以来，累世强盛，东夷西越，贡献不绝，府库充盈。孝明帝年九岁，未尝视朝，群臣罕见其面。普惠有疏，每欲面陈之而不可得。一日，帝临前殿，群臣朝参礼毕，方欲退朝，普惠出班奏陈不可佞佛，帝可其奏，遂怀疏入见太后。太后口虽以为然，然念此儿才一临朝，便有朝臣向他哓哓，日后必夺吾权。乃下诏曰：“天子年幼，不堪任劳，俟加元服，设朝未迟。”自是帝益罕视朝矣。

再说胡太后年龄已长，容颜如少，颇事妆饰，数出游幸。一日，驾幸永清寺，侍中元顺当车而谏曰：“《礼》，妇人未没，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临天下，年已长矣，修饰过甚，何以仪刑后世。”太后惭，左右皆战慄。及还宫，召顺责之曰：“前年卿贬外郡，吾千里相徵，乃众中见辱耶？”顺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太后默然而受，游幸稍衰。清河王元怱官太傅、侍中，贤而多才，美丰姿，风流俊雅，冠绝一时。太后每顾而爱之，苦于宫禁深严，内外悬绝，无由与之接体，而私幸之意未尝一日去怀。时值中秋，召集诸王赐宴宫中。清河王坐近太后之侧，容貌秀丽。太后顾之，愈觉可爱。宴罢，乃诈称官家之意，召王入宫闲话。于是诸王皆退，清河独留，只得随了太后入宫。至崇训后殿，太后下车，召王上殿曰：“天子不在此，是朕欲与王聚谈清夜，消遣情怀，故召王至此。且有一言，朕倚卿如左右手，欲与王结为兄妹，以期终始无负。”王闻言大惊，伏地顿首曰：“臣与陛下有臣主之分，兼叔嫂之嫌，岂宜结为兄妹。臣死不敢奉诏。”太后道：“卿且起，兄妹不结亦可。今有玉带一条、御袍一领、温凉盏一只，皆先帝服用之物。吾爱卿才器不凡，取以相酬，卿勿再负吾意。”清河见说，益添疑惧，苦辞不受。只见宫娥设宴上来，太后命王对坐。王谢不敢。太后南面，清河西面，坐下共饮。言谈语笑，太后全以眉目送情。饮至更深，犹复流连不歇。王苦辞欲出，太后不许。赐宿翠华宫中，命美女二人侍王共寝。王复顿首辞。太后曰：“是朕赐与王者。王明日出宫即带家去，何必坚却。”王不得已受命，遂入翠华宫来。宫中铺设华丽，珍奇玩